

二經合卷

行四

長者女菴提遮師子吼了義經
一切智光明仙人慈心因緣不食肉經

長者女菴提遮師子吼了義經

似泰什文意

失譯人名開元拾遺附梁錄

如是我聞一時佛住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
興無量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菩薩摩
訶薩衆俱爾時去舍衛城西二十餘里有一
村名曰長提有一婆羅門名婆私賦迦在其
中住其人學問廣博深信內典敬承佛教時
婆羅門欲設大會至祇洹所請佛及僧佛則

受其請婆羅門還家

又尅其時佛與大眾往詣彼村至婆羅門舍
爾時長者見佛歡喜踊躍不能自勝即率諸
眷屬來至佛所各各禮佛恭敬而住其婆羅
門有一長女名菴提遮先嫡與人暫來還家
侍省父母其女容貌端正其度高遠用心柔

下其懷豁然能和夫妻侍養親族事夫如禁
其儀無比出於羣類父母眷屬皆出見佛唯
有此女獨在室內其女

自以生來父母莫測其所由故名之菴提遮
爾時如來即知長者有一女在室內未出亦
知其不出所由其若出者利益無量大眾及

諸天人佛即告長者言汝之眷屬出來盡耶
其婆羅門束手長跪佛前以此女不出之狀
將之爲恥默然未答佛則知其意仍告之言
中時向至可設供耶時婆羅門即承佛教起
設供養大眾及其長者眷屬中食已訖唯有
此女未及得食時如來鉢中故留殘食遣一
化女將此餘食與彼室內女菴提遮時化女

人以偈告曰

此是如來餘

無上勝尊賜

我當承佛教

願仁清淨受

其女菴提遮即以偈歎曰

嗚呼大慈悲

知我在室已

今賜一味食

尋仰覩聖旨

復以偈答彼化女曰

我常念所思 大聖之所行 未曾與汝異

何事不清淨

其化女聞菴提遮說偈已 即沒不現其女菴

提遮以心念誦偈曰

行四

我夫今何在 願出見勝尊 願知我淨心

速來得同聞

爾時菴提遮淨心力故其夫隨念即至其所
是女菴提遮見其夫已心生歡喜以偈歎曰
嗚呼大勝尊 今隨濟我願 不辭破小戒
恐當不同聞

其夫見菴提遮說偈言已還以偈責曰

嗚呼汝大癡 不知善自宜 勞聖賜餘食
守戒竟何爲

時女菴提遮即隨其夫往詣佛所各自禮佛
及諸大眾恭敬而立時女菴提遮以偈歎曰
我念大慈悲 救護十方尊 欲設秘密藏

賜我淨餘食 大聖甚難會 倭心有所疑
誰可問法者 發衆善提基

爾時舍利弗即白佛言世尊此是何女人忽
今來至此復說如是法偈言得餘食

佛告舍利弗言此是長者女復問曰從何而
來何因至此

佛告舍利弗此女不從遠來只在此室雖有
父母眷屬其夫不在以自誠敬順夫因緣故
不從父母輕爾出遊現於大衆

爾時舍利弗白佛言是女以何善因故生此
長者家其容若此復以何因緣故得如是士
夫禁約若此不能自由見佛及僧

行四

三

佛即告舍利弗汝自問之時舍利弗問其女
曰汝以何因緣生此長者家復以何因緣得
如是人爲夫禁戒若此不能自由見佛及僧
其女菴提遮以偈答曰
我以不惡生 生此長者家 又不執女相
得是清淨夫 我在內室中 以爲自在竟

是分未曾越 聖知賜我餘 嘴呼今大德
不知真實由 絲毫不負越 故名大自在
我雖內室中 尊如目前現 仁稱阿羅漢
常隨不能見 大聖非是色 亦不離色身
聲聞見波旬 謂是大力人 嘴呼今大德
隨聖少方便 不知本元由 於我生倒見

爾時舍利弗默然而止私自念言此是何女人其辯若此我所不及佛即知其意而告之曰勿退於問答生於異心是女人已經值無量諸佛所說是法藥勿疑之也

爾時文殊師利問菴提遮曰汝今知生死義耶答曰以佛力故知

又問曰若知者生以何爲義答曰生以不生爲生義又問曰云何不生生爲義耶答曰苦能明知地水火風四緣畢竟未曾自得有所和合而能隨其所宜有所說者以爲生義又問曰若知地水火風畢竟不自得有所和合爲生義者即應無有生相將何爲生義答

曰雖在生處而無生者是爲正生故說有義文殊又問曰死以何爲義耶答曰死以不死死爲死義又問曰云何以不死死爲死義耶答曰若能明知地水火風畢竟不自得有所散而能隨其所宜有所說者是爲死義又問曰若知地水火風畢竟不自得有所散者即無死相將何爲死義答曰雖在死處其心不亡者是爲正死故說有義文殊師利又問曰常以何爲義答曰若能明知諸法畢竟生滅變易無定如幻相而能隨其所宜有所說者是爲常義又問曰若知諸法畢竟生滅無定如幻相者即是無常義云何將爲常義耶答行四

問諸法生而不自得生滅而不自得滅乃至變易亦復如是以不自得故說爲常義也又問曰無常以何爲義答曰若知諸法畢竟不生不滅隨如是相而能隨其所宜有所說者是爲無常義又問曰若知諸法畢竟不生不滅者即是常義云何說爲無常義耶答曰但

以諸法自在變易無定相不自得隨如是知者故說有無常義又問曰空以何爲義答曰若能知諸法相未曾自空不壞今有而能不空空不有有者故說有空義又問曰若不空空不有有者即無有事將何爲空義耶其女菴提遮則以偈答曰

嗚呼真大德 不知真空義 色無有自性
豈非如空也 空若自有空 則不能容色
空不自空故 衆色從是生

爾時文殊師利又問曰頗有明知生而不生相爲生所留者不答曰有雖自明見其力未充而爲生所留者是也又問曰頗有無知不

識生性而畢竟不爲生所留者不答曰無所以者何若不見生性雖因調伏少得安處其不安之相常爲對治若能見生性者雖在不安之處而安相常現前若不如是知者雖有種種勝辯談說甚深典籍而即是生滅心說彼實相密要之言如盲辯色因他語故說得

青黃赤白黑而不能自見色之正相今不能見諸法者亦復如是但今爲生所生爲死所死者而有所說者乃於其人即無生死之義耶若爲常無常所繫者亦復如是當知大德空者亦不自得空故說有空義耶

爾時佛告文殊師利如是如是如菴提遮所說真實無異日可令今月可令熱是菴提遮所說不可移易

時舍利弗復問其女曰汝之智慧辯才若此佛所稱歎我等聲聞之所不及云何不能離是女身色相也其女答曰我欲問大德即隨意答我大德今現是男不

舍利弗言我雖色是男而心非男也其女言大德我亦如是如大德所言雖在女相其心即非女也舍利弗言汝今現爲夫所拘執何能如此其女答曰大德能自信己之所言不舍利弗言我之自言云何不自信其女答曰若自信者大德前言說我色是男而心非男

者即心與色有所二用也若大德自信此言者即於我所不生有夫之惡見大德自男故生我女相以我女色故壞大德心也而以自男見彼女者則不能於法生實信也舍利弗言我於汝所不敢生於惡見其女答曰但以對世尊故不敢非是實言也若實不生惡見

者云何說我言汝今現爲夫所拘執耶是言從何而來舍利弗言我以久離習故有此之言非實心也其女問曰大德我今間者隨意答我大德既言久離男女相者大德色久離耶心久離耶時舍利弗默然不答爾時菴提遮以偈頌曰

若心得久離 毕竟不生見 誰爲作女人
於色起不淨 若論色久離 法本不自有
畢竟不曾汙 將何爲作惡 呸呼今大德
徒學不能知 自男生我女 豈非妄想非
悔過於大衆 於法勿生疑 我上所言說
是佛神力持

行四

六

時菴提遮說是偈已其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諸天及人一千餘人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有五千衆於中得無生法忍者得法眼淨者又得心解脫者其無量聲聞衆而於佛法自生慚厭者無量

量諸佛常能說如是師子吼了義經利益無量諸衆生我亦自與是女人同事無量諸佛已是女人不久當成正覺是諸衆中於是女人所說法要即能生實信者皆已久聞是女人所說法故今則能生正信是故應當聽受是師子吼了義經初疑之也佛告阿難言汝

當受持此長者女菴提遮以師子吼說了義問答經章句次第付囑於汝汝當諦受阿難白佛言唯然世尊今悉受已爾時大衆聞女菴提遮說法已心大歡喜踊悅無量各自如說修行

長者女菴提遮師子吼了義經